

# 左岸

RIVE GAUCHE 月刊

時事評論 文学 電影

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

第七期

每份港幣三角正





### 點睛篇

●近日來最矚目的新聞，莫過於港府收容下來的越南逃民。對於港府這次舉動，政府的喉舌報章紛紛稱讚牠的「人道」行徑。在一片歌功頌德的喝采聲下，記者先生們似乎忘記了，去年同時候的一百一十八名越南難民所帶給他們的控罪。

對於在兩個迥異不同的政權下，港府對兩批不同社會背景的越南逃民，抱的兩種不同態度，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義，本報報章是不敢揭露的。本期有一篇文章，企圖闡明政府這次行動的背後意義。雖然文章本身寫得算不上完美，但卻提出了政府喉舌報所不敢提的看法。

●有一件若果你不甚留意便會完全忘掉的事：五月一日在新蒲崗大示威反對「冷靜期法案」而被捕的七名青年，他們在首次提堂時均不認罪，此案押後至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早上九時於新蒲崗法庭重審。

我們的立場是：所謂「冷靜期法案」根本是不利於工人大眾的，要冷靜，不要罷工等等，完全是欺騙羣眾的掩眼法，基本上，我們很讚成七位被捕青年的反抗精神，兼且要在這裏喚起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留意。

●英女皇訪港，香港的御用新聞機關不停地以香港市民的名義，向女皇寫出讚歌，事實，大部份人都能了解，所謂「歡迎女皇」等等肉麻文句，僅是他們自說自話吧了！我們覺得，依莉沙伯女仕此行，完全是一幕猴子戲吧了！

●七期以來的「左岸」，「欠稿」還是欠得要命，有時碰見朋友，每說及「左岸」有甚麼不好之處，我的意見就是「請多來稿」，事實，一篇來稿勝過一打批評。

高棉和南越相繼解放，其急變之速，連新政權的當政者亦難以置信，大有措手不及之苦。此即所謂反動統治的崩潰非外力可以挽救。南越和高棉的反動統治，無論如何野蠻，也無法解救其統治基礎的解體。美國佬自顧不暇正反映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腐朽不堪。

### 南越難民問題面面觀

心裏有數。  
用霍加先生的名言來說，就是「我們不是要用用戶摻股，但要用用戶付錢買設備」，何等露骨的貪心的劍財把戲。人民的口實來說，那就是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沒有各該行業工人的直接干預，沒有平民的親身監督，即使組織一個委員會，也不過是在加價的越劇中增加一些配角而已。

### 南越南北越為統一

南越解放了，南北越的統一問題已提上議事日程。南北越領袖避談統一問題。中共表示不致力於南北越的實現統一。蘇聯則加緊其對新政權的影響力。不但南北越應該統一，整個印支——即寮共、東共和南北越共黨政權，也應該統一。惟有統一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的社會，也只有統一才能排除太多的外力的干預。只有一個統一強大的印支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完成新社會的建設。

### 小販認可區收控治 一讀者

現在還提起「小販認可營業區」這個政策，似乎很不識抬舉，因為市政局方面已經沉默地放棄了這個計劃，「認可區」雖然繼續存在，但大部份小販已經遷出認可區，回到昔日所擺賣的位置，固然，他們要繼續備受黑社會和警察的欺榨。

認可區雖然實施不到一個月（指的是徹底實施）但却帶給小販和店主們極多煩惱，這些有目共睹，不必誇張，也不必再加以描述。然而，這次認可區的政策無色無臭地消失，却絕對不是小販所爭取得來的成果，尤有甚者，小販們是被連帶打地受欺負的。

或許大家已經忘記了，施行小販認可區計劃的第一天，在深水埗與華街捕去了四十名小販。即管是日報的老編們，也因他們的聆訊案沒有「報導價值」而將他們的訊息置於內頁的一小角落裏。四十名小販內，有三十六名小販始終不認罪，強硬地不向惡勢力低頭。審訊還繼續。但他們被出賣了。他們首先被自己的工會出賣，成了小販認可區的犧牲品。小販工會以為可以追隨市政局，卸下它維護同僚利益的責任。可是，勝利的是我們；三十六名小販被控罪，大家還是派片，走鬼……若不是小販和小販的領導者——工會，放棄任何自衛的聲援和行動，市政局底不負責任、幼稚的認可區政策能夠輕易地「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嗎？

雖然認可區的風波已經告一段落，但這次實驗；更進一步暴露出殖民地政府無能改善貧民的生活。對待小販的政策，最終都是嗜血和迫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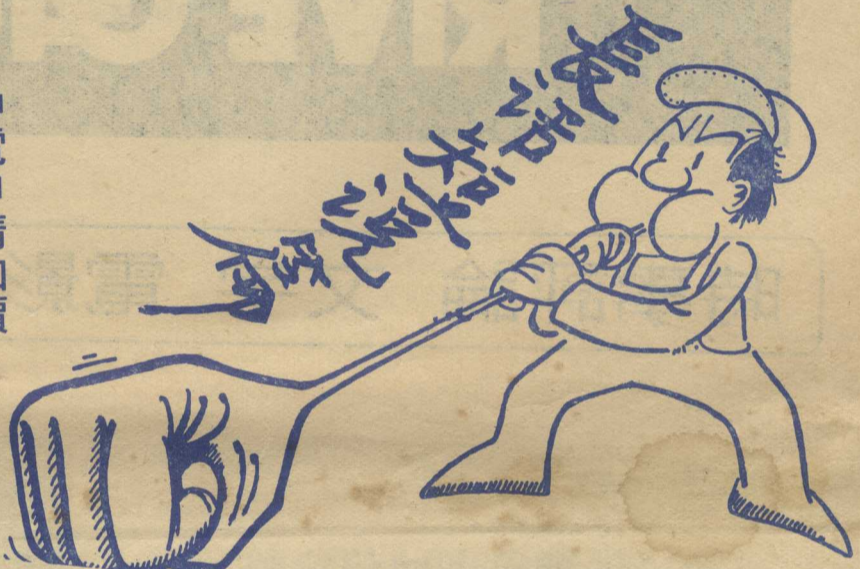
小販們應該緊密地聯成一綫，主動地爭取合理的權益，很明顯，正義的人士，必定會同情和支持謬誤的社會制度下的犧牲者，起來爭取他們的生存權利。

### 中電申請加價

「中華電力公司已向港府提議，增收電費約百一十一。」  
「輔政司署發言人稱，政府仍在考慮此事。」  
「中電在一九七四年截止九月卅日的年度，獲純利達一億二千二百萬元。」  
「中電加價，將影響九龍六十七萬四千八百電力用戶的負擔。」  
「香港電燈公司成本不至增加，何以九龍電燈公司的成本又會激增呢？」  
「中電發言人表示：如果不獲批准，則必需的輸電及配電系統擴建工程將被迫推遲，勢必影響今後對用戶的足夠電力供應需求。」

工商界一致反對，「促組委會研究凍結申請。」  
從以上的時事新聞摘錄中可以看出：  
1. 申請者的無理和蠻橫，  
2. 反對者無力；  
3. 香港政府何取何捨，若依照以往的教訓，香港的居民心裏有數。  
用霍加先生的名言來說，就是「我們不是要用用戶摻股，但要用用戶付錢買設備」，何等露骨的貪心的劍財把戲。人民的口實來說，那就是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沒有各該行業工人的直接干預，沒有平民的親身監督，即使組織一個委員會，也不過是在加價的越劇中增加一些配角而已。

及後當局民前往交租時，當局竟「出爾反爾」地拒收舊租，無理要求居民交新租（比舊租貴百分之五十，舊租約為一百三十元），並威脅取消居住權利，該批居民於獲悉上述消息後，大表不滿，立時反對當局此種橫蠻無理之措施，並進行多次交涉。但當局却不顧居民的反抗，一意孤行；後來該批居民經商議後，決定據理力爭，每月按舊租繳付租金，而當局亦照收如宜，在這段期間內，房屋司署亦先後多次來信各住戶催租，均未得要領，及至日前又向其中七戶發「最後通牒」，並通過新聞處大事宣傳，企圖進行分化，從而各個擊破，以達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4. 實行徹底的工農民主，在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基於人道立場收容越南難民而沒有示恩於反共人物的居心，則尚有可斟酌之處。如果企圖在越南難民中培養反對新政權的力量則係夢想。美國的贖罪姿態蓋不了他底醜惡一面，正如以強凌弱的奪船行動掩蓋不了在印支的失敗一樣。奪船的行動不過是再一次強弩之弓的強盜之澈底暴露而已。

據悉，該批居民乃於去年五月自香港仔遷入上址居住。其中大部份於遷入上址前居於香港仔田灣船塢口達數十年之久，多以破舊的住家艇及一些非常簡陋的「棚仔」棲身，長期過着非人的生活；及至香港政府於去年四月藉口擴建道路進行拆遷，並答應給與合理安置，但是還得經過多次交涉後，才爭得遷入上址居住，而在房屋司署交鎖匙的時候，該署的高等官員會向他們保證是能力所能負擔的，租金大約百多元。



左岸面世以來，至今已第七期。在這半年裏，從不斷的實踐中，我們學習到很多東西，吸收到很多經驗，接觸到很多新的朋友。

七月二十六、七、八日，從星期六下午至星期日上午一連三天，一個為左岸工作人員和左岸讀者舉辦的生活營，恰恰是為了使到編者讀者更熟悉，更親切，互相交流思想、經驗的生活營。在當天；我們可以坦率地討論左岸的每一問題——包括出版目的，工作方法，以至內容的質素等等。我們還預備了兩個演講題目：「今日的中國」和「今日的香港」。我們身為中國人，處於這樣的時代裏，應該怎樣去看我們身處的社會和國家呢？這也是那兩個題目的討論中心。

大家不再做神秘的讀者了！和讀者們共聚一堂，是我們多月來的願望，希望；可愛的讀者們，不要讓我們的弱小心靈受創傷啊！！

時間：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七、八日  
地點：元朗  
費用：包交通費、食宿費二十二元  
讀者們，倘若你參加這個生活營，請於七月十五日之前和我們聯絡。  
電話：3-211103  
地址：新蒲崗崇齡街八十五號B座十五樓六室

解放前夕，雞飛狗走，構成了一幅歷史性的浪漫畫。南越難民向世界各地湧進，提出了不少問題：  
1. 難民中究竟有些甚麼成份？  
2. 舊政權的官僚、軍官、有錢佬、有地位的知識份子，當然也有婦孺老弱和青年男女。  
3. 這就是說有今日之「白俄」，亦有一些不願在共產統治下生活之人。  
4. 去年香港政府斷然遣返越僑壹百壹拾捌人，將之解返南越反動統治者之手，而一八八人中更有極多逃避兵役之青年，也有已在港得到親人照顧者。而此次，當局則主動為難民安排出路。究竟兩次南越僑民來港有甚麼不同之處，使人入境事務處對非法入境者採取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是不是因為上次母須顧及「人道」，而此次要？是不是前後兩次面對着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權？或者兩次難民人的逃難目的不同？是不是目前香港已無人滿之患？  
5. 為甚麼越南女難民在大樓滿教導所受到通紅門、挖陰戶、凍水沖身、和全體裸體的屈辱待遇？為甚麼難民營中有食難下咽，人食劣於狗食的怨言和抗議？是「人道」的表現嗎？  
6. 為甚麼美國南越難民要求回歸？  
7. 為甚麼人們毋視於美國佬在越南屠殺南越人民的殘忍，而熱心於收養南越難童？  
8. 世界上已經難找一塊安靜土地，舊日的社會正在解體，新的社會慢慢成長，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難免產生一些混亂。南越的人民應該把國家的財產取回。南越的人民應該為建設一個新社會而出力。與其在國外受人歧視，不如回自己的國土奮鬥。  
9. 高棉和越南的新政權應該切實做到以下數點：  
1. 保證不懲罰回歸的難民，  
2. 保證不屠殺政治犯，  
3. 只有堅持反動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地主才應受到鎮壓。  
4. 實行徹底的工農民主，在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在現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聲中，香港亦都受到重大的影響，各行各業普遍受到打擊，造成工人大量失業，一家生計頓受影響，求助無門，苦不堪言。  
而香港政府却玩弄一貫手法，企圖卸卸責任，而所謂「公共援助計劃」，除工作效率極低外，加上手續繁冗，條件多多，實有「杯水車薪」，遠水難救近火之慨！而勞工處的職業輔導組，亦無實際效用，往往登記之後，有如石沈大海，音訊全無。  
此際不境氣時期，香港政府竟不理廣大市民死活，橫蠻無理地向一些徙置區居民開刀。據日前報章報導，房屋司署已向黃竹坑新區第十座百多戶拒交「新租」之其中七戶發出「最後通牒」，限期於十四天（即五月三十號）前繳交積欠之租金，否則即終止其租約，實行迫遷。

據悉，該批居民乃於去年五月自香港仔遷入上址居住。其中大部份於遷入上址前居於香港仔田灣船塢口達數十年之久，多以破舊的住家艇及一些非常簡陋的「棚仔」棲身，長期過着非人的生活；及至香港政府於去年四月藉口擴建道路進行拆遷，並答應給與合理安置，但是還得經過多次交涉後，才爭得遷入上址居住，而在房屋司署交鎖匙的時候，該署的高等官員會向他們保證是能力所能負擔的，租金大約百多元。

黃竹坑竹坑七戶  
拒交加租額  
當局聲言：已予容忍，一年租欠  
忍定決年一租欠



# 紐約華人反種族歧視大遊行

五月十二日晨九時左右，人群開始聚集於紐約市華埠橋景大側，有些青年人舉起大橫額，上面寫著「反對種族歧視，支持『姚案』到底」，同時在四週路旁有另一些青年人派發傳單呼籲路人參與這次反種族歧視示威遊行。

事件的起因是一名中國青年姚楊勳於四月二十六日在第五警察分局前被三名警員毆傷，事後他還被警方控告他拒捕和擾亂治安的罪名。因而激發了僑胞們的義憤，要求政府立即撤銷對姚君的控訴，和把當時警員撤職查辦。

看來這次示威遊行主要是由亞洲人平等就業會發動的。原本在五月六日中華公社召集的全僑大會中，經參加大會的千多僑胞決定當日為支持『姚案』示威日期。會後中華公所要把日期延至十九日，而亞洲人平等就業會堅持要以十二日為示威日期。

## Antiracist march



置起來。兩名當事警員被調了職，但警方還向僑胞們說案件在調查中。有一位中年女士還道出了多年前由於美國的種族歧視而產生的慘事。多年前她有一個兒子在小學讀書，由於不通英語，不能與老師交通，而老師不但沒有對他多加教導反而歧視他。有一次他踢了老師一腳便被法院判進感化院六個星期，在院內，他受到毆打及虐待，以至智力發展非常遲鈍。

最令示威者興奮的其中一件事便是大多數的示威者都是中年人，女性還是大多數呢。她們多是車衣工人，所得的工資都比一般美國工人為低。但他們還是放棄了一日的工資來支持姚君。有一些頭髮早已斑白的僑胞負着數十年來受歧視的憤怒和蒼桑來參與這次遊行，以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位年青的受害者。

到了中午十二時左右，副市長出來向示威者說了一輪外交辭令，但對各項要求全無具體答覆。經僑胞們施加壓力後，他答應在下午五時給與具體答覆。

當時僑胞們打算散去，但有人提議要靜坐至有滿意答覆才肯行，於是大約有六七百僑胞留下來。經幾番拖延，在七時左右，政府轉轉接接地找來了第五警察分局的負責人來說話，但他只能說的只是次天便是姚案開案日期，此事是應由法庭解決，法庭自有公正的裁判。可是自「玉宮命案」後大部份的僑胞們已不再相信法院對中國人有公正的裁判可言了。

至七時半，這次盛大的反種族歧視行動才終止。

於紐約五月十三日

次天，我在九時十五分便到法庭旁聽姚案，當時法庭還沒有開門便已有二十多位僑胞在到達。當天到法庭的大約有二百五十人左右，旁聽席全部滿座，兩旁和後面也站滿着僑胞，還有二十多人由於法庭門被關上而要在外面等候。

這天的審判程序全部是由警方證人發言，法官把案件延期至六月三日再審。

到場的僑胞們在審判完畢後在附近公園開了一次短暫的集會。大家都同意繼續支持姚君，籌備十九日的行動。十九日的示威是僑胞們再一次反種族歧視、支持姚案的盛大行動。



## 加價理由？持什麼中電

在努力者和資產者的利益衝突中，香港政府是資產者最佳的利益保護者——這是明顯不過的了。

這樣，像電話加費一樣，中電加費的獲得批准，是毫不不足為奇的事。不過，群眾之反對電話加費，亦如現在的對中電加費，將會給他們清醒的教訓，從這些事件出來，群眾一定會慢慢瞭解資產者的貪得無厭，痛恨政府的為虎作帳；並且從這些經驗之中，勞動者會看到他們底社會力量，那時，資產者就不能隨意恫嚇地追求它們的所謂「合理」利潤。

政府批准了電話公司加費百分之三十；又保證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維持百分之十三點五的利潤，為什麼它又不立法保證工人和勞動者的工資隨着生活指數而增加呢？它為什麼不立法限制工廠關閉，保衛工人就業呢？它為什麼不立法限制將這些金錢，用來作為社會建設，並增工人的就業率呢？它不刻地維護私人企業的利益，卻立法立例（例如：遣散費法案，「法靜期」法案等）限制工人的基本權利。

日來，「難民」成爲這個都會的時尚品。

同樣是非法入境的越南人，但這次比一年前幸運得多，現在他們不再是要待解返原地的「偷渡客」，而是要待各位「慈悲」人士救濟的「難民」。

同樣的越南人，爲甚麼會有兩樣的待遇？

有人這樣說：「那裏有共黨，那裏就有逃亡。」於是，越南人民不惜冒生命的危險舉家逃亡，爲的是要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

只要了解這一點，便不難了解香港政府爲甚麼要維護這批「難民」，因爲人家一心要來吸你的「新鮮」空氣，而你怎可以拒人拒之門外哩？香港向來號稱爲善善「自由」的廉價市場，既然有人願意投資「自由」，那種廣告效果總勝過電視台的「觀點與角度」吧！

很自然，早一批「偷渡客」之所以遣返越南，無他，那時南越還未「解放」（無論你怎樣理解這兩個字），阮文紹政權還統治着一個「自由」的國度，既然越南人身上在「自由」，又焉能不知「福」哩？要記得不管是香港、南越，抑或是泰國、台灣，這些地方都是「自由世界」，既然同聲相應，那麼亦必同氣相求，把早一批非法入境的越南人留下來，那該對阮政權有甚麼交待？是捧場還是「

## 難民與偷渡客



倒米。

「香港時報」和「快報」等等最晚得爲「自由世界」面上貼金，一旦來了幾千「難民」，他們便聲稱「那裏有共黨，那裏就有逃亡」，與及「難民是對共產國家的最佳投票」，無他，這些爲有錢人家說話的「市民喉舌」，歇

盡本能，不外要人們相信「自由世界」這個天下間最偉大的謊言，「快報」還幹得最徹底，居然在誇張的空氣下，弄出一些甚麼「越南新娘」的花樣來。

但，早一批越南「偷渡客」哩？難道他們不是被阮政權所迫？難道他們不是對阮政權的最佳投票嗎？所有這些

都被我們的「市民喉舌」有意地略過了！

這總不是「那裏有共黨就那裏有逃亡」吧！很肯定地說一句，若果從前的南越，現狀的南韓，台灣等一旦把關口開放，相信「合法」逃亡的人多的是，問題焦點在於生長在貧乏和落後國度的人，總想逃到相對地富庶和先進的國度去，若果要追究這個現象，那無寧是人類渴求安逸的特性吧！其實這種渴求又往往適得其反，例如內陸人民逃亡香港，總發覺不管物質生活也好，精神生活也好，都同樣是苦不堪言。

再一次把問題焦點拉出來，那些要逃亡的「難民」國度都帶有一個相同的特性，那就是她們均屬先進國家的勢力範圍，這種境況一遇上貧乏再加上夢想便構成「偷渡」的溫床，相反，美國人會產生逃亡潮嗎？

不管你怎樣理解「南越臨時解放政府」，但有一點是必須明白的，「南解」成功地把美國的勢力趕出越南去，從此越南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度，再不任被美國的「燃燒彈」和「落葉劑」所殺，也不再任被美國的無辜大兵。

好了，「難民」不證明甚麼，只證明這世界的不公平吧！要救濟難民，倒不是收養幾個越南孤兒便可以達到，最積極一點就是把帝國的壓迫趕出印度支那去，難民越多，就越要把帝國的魔爪削掉，這該是治本的方法吧！

歡迎你加入左岸通訊員的行列，你可獲得左岸半年的免費贈閱，和參加我們舉辦的各項活動，而你的義務是來稿、發行、校對……總之是你有興趣的某一項……

### 通訊員申請表格

姓名	年齡	性別
地址		
學校		
職業		
電話		

Caroline Bird 所說，一個工作和享受獨立積極



標槍——一九七二年奧運會西德女選手

現代社會，在兩性之間，存在着極嚴重的不平等。婦女行動的自由、她們對很多享受活動以及高薪職位的獲取兩者，都受到限制。職位越高，這些限制就越嚴謹。

●在適當的環境下，婦女能否進行通常只由男性擔負的工作和任務呢？  
●在那一種程度上，現存的體能上的差異是「天生的」？以及在那個程度上它們是「文化上的」——即是說，是由於環境的壓力和教育所做成的？

我會對這些問題進行過詳細的研究，並且寫了一本書，名為「亞馬遜人，婦女戰士和強壯的婦女」。這本書是依據歷史、人類學、傳記雜文、體育運動記錄和舞台日記而寫成的。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清楚而肯定的。至於第二個問題，手頭上的資料要求最好作一個謹慎的回答。說兩性之間氣力上的差別只不過是「天生的」，這肯定是錯誤的；但同樣，如果說這種差別只是「文化上的」，亦是言過其實，甚至乎是錯誤的。

當談及體力操作時，我們可以寫出幾十張紙，引證出原始社會裏，婦女做過最粗重的工作；載運（通常用她們的頭）重達二百磅的物件、農牧上的耕作、砍樹、建築、有時甚至打獵。剛與那些廣泛流傳的看法不同，這些並不是奴隸的問題。事實是每一個人都要辛勤工作，而婦女帶着驕傲參與

這些工作。她們對工作的共同參與增加她們的尊嚴和重要性。在某些文明裏，婦女是比男人較強壯、較高和更有氣力的。婦女的活動能力通常帶來她們底性愛上的自由。

現在從先進社會提供的一些例子：蘇聯的泥水匠；日本的深海潛水人；Martinique 的女性船塢工人（大約在一九三〇年）；Uhart 的婦女，由於（比她們較弱的）丈夫出海捕魚，就負起了畜牧的所有操作；新木；放牛和深海潛水人。在美國，那裏有很多女性燒焊技工。

大約在一九五四年，La Vilette 的一間割豬工場，只僱用婦女。約在一九六〇年，在法國東部，各報館主辦斬木比賽，有時由婦女贏得冠軍。在巴黎的 Les Halles 舊市場，過去曾有婦女擔當貨車的落貨工作，每天承擔重達一百磅的菜蔬籬和木箱達幾小時。現在 Les Halles 座落於 Rungis，局部的機械化使工作比較容易進行。但初看之下，似乎難以置信，現在仍明顯地——雖然人數減少——有婦女在做着同樣工作；但是有深刻的文化因素的。

在文明社會，婦女擔當着吃力的工作；但與原始社會不同，這些工作並不幫助她們獲得更大的自由，因為它們都是最早下的工作。但它們却有作例的價值。除此，假如一個揚言要以機械來代替人力的社會裏，體力竟成為婦女參與活躍生活的條件，這是很滑稽的。雖然，當社會需要人力，例如在戰爭時期，或在工業擴張時，又或者在 La Hail-les 舊市場，要求婦女擔當吃力的工作，是毫不會感到尷尬的。

在古代，希臘婦女會參加體育運動，例如跳高、賽跑和摔跤等，她們並且有個體育女神——Hera。今天，婦女所創的紀錄大約是男人所創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而我們這個社會的統計中，婦女的平均氣力，只不過大約是男性之百分之六十五。除此之外，在田徑方面，游泳方面則比一九三〇年更高（澳洲的游泳女將 Down Fraser 在男性創下一個新紀錄之後五年，就將它打破）。最後，在雜技方面的一些統計研究中，得到一些紀錄，指出婦女在這方面頗有成就。

## 女性是弱者？

西門爾

混合賽中獲勝。印度籍女性 Hanide Banu 在一九五四年亦參與摔跤運動，勝過不少人。女性的擁角者經常在競技場上擊敗那些向她們挑戰的「業餘」男性，而這些比賽並不是全部都是假裝出來的。同時，亦有不少女性拳師：在 Pannatium（古希臘田徑賽）的年青婦女 Spartans；Garan Chaco 的 Payaga 印度婦女；西伯利亞的 Chukchi 和 Bashkir 婦女；洛克上校（Caprain Cook）所說的波尼亞西亞婦女；一八七二年的倫敦婦女，以及自一九〇〇年以後的很多其它女性拳師。

柔道和空手道在婦女中開始普遍。有一些婦女主義運動（Feminist Movement）推薦空手道給它們的支持者，使她們可以打退侵犯者，以及「變成自覺到她們身體的潛力。」

很多運動員將舉重作為訓練課程的一部份，用來增強肌肉；但婦女亦為了自己的原故而練習舉重。德國人 Katharine Brumbach，別名 Sandvina，在挺舉時舉重二百四十二磅；美國人 Evelyne Smith 舉一九八磅。婦女亦踢足球和參加檣球賽，有時甚至與男性作混合賽。

現在讓我們談談所謂「婦女暗病」吧。懷孕、並沒有妨礙原始社會裏婦女的辛勞工作。一些希臘史學家，指出加里利海和愛琴海一帶的婦女，嬰孩臨盆時是很輕鬆的；很多婦女都繼續工作，直至胎兒的第一次陣痛為止；嬰孩出生時並不需要協助；產後並且立即恢復工作。人類學者 Fison 和 Howitt 指出：

「一名澳洲懷孕婦女並沒有停下她底部落的旅程，她只停下幾分鐘來臨盆，用一張獸皮將嬰兒抹乾，就抱着她的孩子恢復趕路。」  
在 Lancashire 礦區推煤車的婦女並不受臨盆或者月經期所影響。

生活自婦女，長較「女性的痛楚」，亦沒有那些懷孕和生理週期的影響。專研究運動對人體影響的生理學家 R.B. Moore 指出，月經週期對婦女身體活動底影響，有很多時是被誇大的。經常進行體育活動的年青婦女，可以在月經期間繼續運動，而不受影響。除此以外，富有強健腰腹肌肉的婦女，亦較少有經痛產生。最後，根據對一九五六年奧林匹克世運會的五百五十三名參加者的一項調查中指出，她們並沒因月經來臨而產生困難。百分之六十三的田徑選手完全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有百分之二十三有所改進，只有百分之八感到受損。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懷孕、臨盆和月經都並不是真的「婦女病」，假如她們都慣於體力活動和活躍生活方式的話，婦女是能夠更好地克服這些生理機能的。因此，我們需要將這個社會用來壓制婦女的惡性循環打破。利用這些生理機能作藉口，婦女被排斥於積極的、平衡的生活以外，她們變得虛弱，結果就做成經痛、懷孕痛苦和困難的臨盆。這些又進一步加強那些「公眾意見」，認為婦女不適宜於積極的社會生活。

最後總結起來，讓我們留意一下，就算是在我們的社會裏，男女兩性的角色是清楚地劃分着，但男性和女性卻並不是調和地一致。大量女性是比一般男性具有更多的男性氣質，亦有很多男性具有一般婦女更多的「女性」氣質。但這些男性和女性的一般氣質却強硬地、冷酷地強加到每一個人的行為上。只有一個非人性的社會才會以一般氣質為名，來阻止婦女實行應得的社會組織生活。



安哥拉女自由戰士

## 為終止種族隔離的鬥爭

（本文訪問亨利·伊羅生（Henry Isaacs），他是「南非學生組織」（SASO）的領袖和創立人。由於他的政治活動，他被華斯達達政權「禁閉」。於一九七四年潛離南非聯邦；今年二月，他到紐西蘭繼續在維多利亞大學供讀。

最近，由於葡萄牙殖民帝國在非洲的衰落，非洲民族解放力量與白人種族主義間力量關係的轉變，已對南非和羅德西亞的種族主義政權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例如，羅德西亞政府已不得不在口頭上答應以後容許「大多數黑人的統治」。南非和羅德西亞都已察覺到，非洲解放運動

在這個意門並不是面對着的

拉斯，却反而故意減低生產量，並且毫無顧忌地破壞環境和生態。

動。電腦化，本來完全可以讓人類減少勞動量。是如歐美和日本等國家的工人，仍然是每天工作八小時至十小時；在很多較落後地區，十二至十的工作是司空見慣的。

些都是多麼矛盾的現象？為甚麼：一方面人類已有機會獲得物質的解放，而另一方面却將這些物質力量滅全人類！我們只能夠說，因為這些物質力量只是一小部份人手裏，在那些只知道求利潤，而不為人的大財團和壟斷托拉斯手裏。為了追求利潤，這小——整個統治階級——不惜將人類推向毀滅的邊緣

並不是危言聳聽。在這個赤裸裸的，只知追求利潤的社我們有理由提出：人類的前途，人類的將來，究竟正地物質的枷鎖下解放出來，還是走回那種野蠻時至全體毀滅？

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應該是肯定而又樂觀的：從人史來看，從野獸般生活的時代起，經歷了悠長，我們已經走到解放的邊緣。一旦那些追求私人利用混亂的生產方式，變成追求人類幸福而理智有計劃方式——社會主義制度，人類就能夠立即創造更

的歷史，已經使人類基本脫離了自然力的制，這使我們樂觀地相信，人類有能力去解放自己上，解放社會的動力——工人階級——已經在人類證明了它的力量，那就是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

五一」勞動節的起源，是工人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社會，我們一定可以看到，可能每天只工作二小或一小時。在那時，人類將會有大量的空餘時間，文化、科學、音樂、藝術和哲學方面的創作；人類能力一定會發展到更高的層面。可以這樣說：人類歷史，在那時候才開始。

只是一個夢想嗎？我並不認為是。不過，這並不意必然是人類的唯一的前途，我們不要忘記那種時刻人類生存的野蠻的、盲目的生產方式，橫在人類美的障礙的是這個為追尋一小部份人私人利益的社會這個制度並不會自然消除，它需要我們付出必要的努力。

本文原是左岸社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當天聚會演講稿，略加整理後刊載）



最近，由於葡萄牙殖民帝國在非洲的衰落，非洲民族解放力量與白人種族主義間力量關係的轉變，已對南非和羅德西亞的種族主義政權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例如，羅德西亞政府已不得不在口頭上答應以後容許「大多數黑人的統治」。南非和羅德西亞都已察覺到，非洲解放運動



去記憶歷史事故，大抵只是史學家的專長；作為關心人類和社會發展的人來說，讀歷史，為的是要好好瞭解歷史的延續；即是說：要瞭解人類的現在和將來。只有義上，去瞭解五一勞動節的起源這個歷史事故，才能添上一些活生的血肉。我們今晚坐在這樣，並不是抱着一股懷舊的熱情，來發一下思古的幽情；不是的，我們生活在回憶裏，我們應該生活在現實的世界裏。面對這個急遽改變的世界，人類肯定地會面臨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改變的過程裏面，首先，我們要瞭解我們現在所世界，以及我們所走向的將來。在這個方法下，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

從第六期「左岸」刊登的李大釗論「五一運動史」中，我們知道：「『五一』紀念日，是一日工作八小時的運動勝利的紀念日。他的起源，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哥所開國際的并國民的八大聯合大會裏，決議以每年五月一日為期，舉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時制度實行爲目的的示威運動——總同盟罷工，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爲第一回示威運動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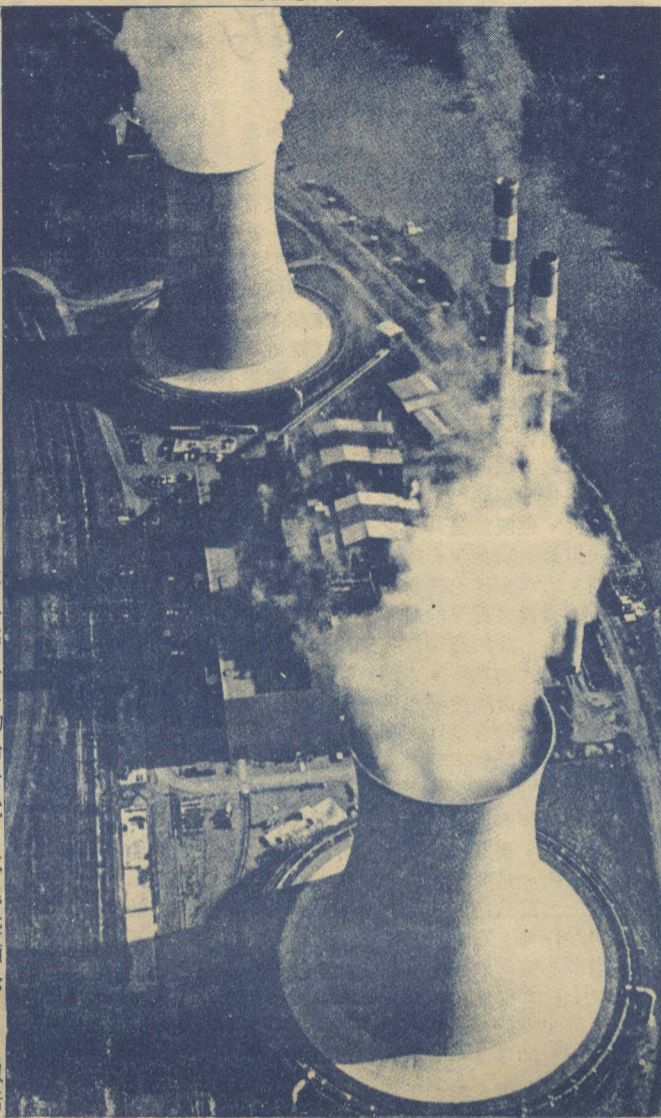
各位，爭取每日工作八小時的運動，以及它的勝利，在人類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幾萬年前，人類單靠雙手來勞動，維持自己和後代的生存。在那時期，人類的生活是「茹毛飲血，擇穴而居」，與野獸實在沒有大分別。然後，在一段漫長的年月裏，靠着那一雙手，靠着人類底勞動，人類改變了這個世界，人類亦改變了他自己。人類有了語言，有了文字；換句話說，人類有了思想。我們的祖先，從樹上的窠穴走下來，在地上建立了一座座房子，建立了皇宮、萬里長城和金字塔；他們開始懂得季候、天文和地理，懂得使用刀槍弓箭，也創造了音樂和繪畫；這些輝煌的成果，完全是人類勞動的創造物——人類改變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我們在原始社會裏的祖先，需要勞苦終日，追逐野獸，尋覓野菜，搜索水源，每時每刻都要爲自己和後代的生存而奔波，簡直毫無機會去享受生活。但一旦人類對自然界漸漸加深認識，學會利用工具搜捕野獸，積聚了勞動生產物，並將它們畜養起來，成爲家禽，或者懂得將野菜五穀以人工來耕種；換句話說，當人類日漸掌握了它生存的物质因素，當人類開始控制他生存的基本條件後，就開始不必日夜爲生活奔勞，而有機會坐下來創造發明，加深對自然界的瞭解，豐富人類的創造能力。於是，人類文明就慢慢地展開。

如果以今天的角度來衡量那時代的發明，可能有人不以爲然。但想一下，當人類第一次以弓箭而不是石頭木棍去射殺野獸，當人類以第一個粗糙的陶器去代替雙手來盛水的時候，這應該是多麼重大的時刻；從那時開始，人類有權說：大自然，你會創造過人類，使我們完全臣伏於你，但這已是一去不復返的事了。

從這個簡單的描繪中，我們可以明白，人類的文明，是人類底歷史，是在人類漸漸增加對自然的理解和加以控制之後漸漸產生的，假如，人類仍然停留在低下的生活水平，爲生存的起碼條件而掙扎的話，根本就不能創造出文明。簡單地說，人類底文明和文化，是物質生產力進步的結果。



到這裏，讓我們重溫「五一」勞動節的起源，豈不清楚「五一」勞動節在人類歷史中的意義！一八八六年，美國工人要求實行三八工作制：

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休息。  
八小時教育。

人類文明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除了一小部份統治着大多數人民的特權階級外，八小時工作制可以說是一個夢想。但一八八六年，美國工人就爭取到這個「夢想」。這意味着，從那時開始，美國工人只需每天工作八小時，而不是十二小時（甚或十四小時），就可以維持生活，甚至是更好的生活。人類的勞動生產力，便到可以漸漸減輕爲生存的勞動，從物質枷鎖下解放出來。

爲甚麼八小時工作制能實現？基本的原因仍然是：人類的勞動成果，社會的生產力逐漸發展。

蒸氣機和電力的發明，使機器代替了人力。以前以人力要十六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可能二小時就能完成。當人類勞動生產力發展到這個階段，人類有權去享受它的成果的。

一八八六年至今已八十九年了，從那時起，人類世界又起了重大的變化。我們親身看到，人類已有足夠能力登陸月球，將「嫦娥奔月」的神話變成事實。珍寶客機以時速七百哩載着旅客橫越世界。電腦發明了，自動控制代替了人力操縱，電視媒介將全世界發生的事物播放到我們眼前，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達到了空前的境地。

因而，我們有理由要問：既然是這樣，我們豈不能像八十九年前一樣，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呢？例如：減至每日六小時工作，每週三十小時。

事實上，這並不是夢想，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工業先進國家，工人很久以前就提出了這種要求。

我們看看：人類又要求進一步將自己從生活勞動的物質枷鎖下解放出來。

但是，這裏只是人類將來底積極的一面，還需要看看另一面呢。

進入二十世紀，人類已經身歷兩次大戰，數以千百萬計的人死於戰爭之中。當人類可以探測美麗而深奧的海洋時，就在那海洋深處，不知有多少帶着核子彈的潛水艇，隨時可以毀滅人類。這些橫越星空到月球的火箭，却用來裝上核子彈。原子能，本來可以用來和平用途，造福人類，却用來造成可以毀滅全地球生物的武器；生物和化學實驗室裏，做的並不是尋求人類幸福的研究，而是細菌武器和燃燒彈。

一方面，農業化學、生物學和遺傳學的成就，本應可以供給全球人類豐衣足食；但另一方面，我們却看到印度次大陸、非洲埃塞俄比亞、甚至乎在香港，無數的人却在饑餓和營養不良的邊緣。更殘酷的是，美國、加拿大等地的

農業托  
壞自然  
自但就  
算小時  
；四小時  
這能力  
和引向毀  
操縱在  
類利益  
部份人  
。  
這會裏  
，是從真  
代，甚我  
類的歷  
的年代  
潤而計劃  
的  
絕對控  
。事實  
歷史中  
命。「  
在將來  
時，甚去  
從事的  
創造自  
覺的這  
味着這  
威脅着  
好將來  
制度。  
和更大  
晚上的

# 我們正處於新時代的邊緣

巴慧

# 南非：



問：你能否首先解釋一下你被「禁閉」的情況？  
答：好的。在我被禁閉之前，我被大學停課，因爲我拒絕繳付他們強加於我的罰款。  
幾天之後，學生進行罷課，結果他們被開除，校方的做法是強迫學生重新申請入學，企圖藉此排除那些他們叫做「煽動者」的學生。但學生拒絕遵從，反而要求無條件恢復每一個學生的學籍。  
在七三年七月廿六日，在「反共產主義法例」下，我遭到禁閉。那時正是華斯達政權準備打擊南非黑人運動的開始。從七三年二月至七四年初，各黑人組織的領袖都受到禁閉。  
問：在禁閉令下，會遭受什麼限制呢？  
答：最初，我被限制在彼得堡茨堡的一個方圓半徑二十哩的法定區內。週日，在晚上六時至早上六時，我不准離家外出。星期六可以到凌晨二時，至星期一早上六時。  
除了一名醫生外，我不准會晤友人，被禁止參與任何集會。在此法例下，多過二人就可被指爲集會，即是說，每次，我只能與一個人談話。  
亦是說我不能繼續讀書，也不能找任何種類的的工作，因這樣會觸犯禁閉法令。  
問：在西角大學（伊羅生就讀的大學），開除學生事件的结果又如何呢？  
答：學生到黑人區裏尋求支持，政府發覺了，就只好讓步。它決定讓學生無須重新申請就能恢復學籍。於是它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聽取學生的投訴。然後，校方似乎對學生採取一種更開放的態度。舉個例子，學生被允許在對他們底事務的管理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增加聘請黑人講師的整個過程亦加快進行。隨後，一九七三年底，政府宣佈，從七五年一月開始，委任一名黑人爲西角大學的校長。它是第一名黑人任政府設立的大學的校長。  
問：西角的學生罷課，看來對這種發展有一定的影响。  
答：幾乎無例外地，各黑人大學的領袖們都是「南非學生組織」的成員。  
除了學生活動外，我們亦參與黑人社區活動。我們舉辦語文運動。由於南非社會的壓迫本質，黑人的文盲數字是極高的，我們的語文運動的方法，不單是教導人民讀書寫字，或者只是使用白紙鉛筆，並且亦是企

圖使他們去對他們的處境進行批評。  
除了語文運動外，我們亦推行防疫衛生計劃，以及爲被開除的黑人學生舉辦自由大學。我們也舉辦了一個黑人工人計劃，嘗試去令到黑人工人明白他們所享有的微少的權利，並且組織他們入工會。工會不是非法的，雖然政府不承認它們。  
問：你能介紹一下黑人工人運動的生長和最近的罷工嗎？  
答：罷工首先在一九七二年展開，從船塢工人擴展到製衣工人和運輸工人。雖然事實上，在南非，黑人罷工是犯法的，但罷工仍產生了。  
政府明白到，假如這些黑人工人在一個堅穩的組織下所能產生的力量，因此它採用懷柔政策。我記得在某個階段，華斯達甚至乎對僱主說，黑人僱工亦是有靈魂的人類。  
之後，七三年可以見到更多的罷工，尤其是在杜爾本（Durban）一帶地區，主要是製衣工人。到七四年，罷工四處漫延，不單發展至查斯和（Transvaal），並且到東角的邊境區域。  
更重要的是，這些事件使到黑人日益明白到他們在勞工力量中，作爲一個集團的潛力。同時，隨着「莫三鼻給解放陣綫」（Frelimo）和南非洲其他地方的解放運動的發展的成功，以及在桑比亞黑人力量的發展，使到南非黑人的憧憬日益增加。  
去年在杜爾本支持「莫三鼻給解放陣綫」接收莫三鼻給的集會，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英勇的舉動。這個集會受到禁止，有四十人被無定期拘留——直至現在。  
問：南非的形勢，以及南非黑人運動的興起本身，對華斯達政權產生了甚麼影响呢？  
答：華斯達是完全明白到，隨着葡萄牙在非洲的王國底崩潰，勢力的平衡已有了急劇的改變。他已失去了保護南非邊境的緩衝地帶；他同時面對着不滿內部形勢的黑人大多數。  
現在，華斯達完全瞭解，在邊境戰爭升級的情境下，他並不能控制整個形勢。所以，他企圖提出被他稱爲和平攻勢的方針，去改善他的國際地位，卻要保留在南非的現狀。  
我並不知道他能成功到何種程度，因爲他那可憐的國際處境的根源就是他的種族隔離政策。除非南非本身內部有基本改變的蹟像，黑非洲的其它人民並不會受被愚弄。這是我對形勢的看法。

對它們的殖民統治所產生的威脅。

# 反動的冒險家

作為一部娛樂消遣的電影，「大冒險家」確值兩粒星。一粒星給劇本——包羅萬有的故事，另一粒星給與最佳貫輸毒藥方法獎。

故事主人翁生長於富庶的「革命世家」。自他父親被其共打天下的同伴謀害後，男主角便對「革命」失去信任，決意在歐洲「不擇手段來贏取權力和金錢，為本國內的人民謀幸福」。最後，主角協助「革命軍」取得勝利後，發覺「革命只是一個暴君換上另一個暴君」，被刺激下，男主角決意留在本國內「和平地」在新政府內謀求改革，却不竟被「革命軍」謀殺身亡。

劇本是根據一部暢銷的流行小說所改編的，故此；它提供，符合了現代流行的，種種在畸型社會制度下所產生的意識型態。

先是敵視社會變動的流行觀念——

口口聲聲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他出生於大地主的家族）一旦權利在握時，便迫害曾經共同出生入死的戰友，花費民脂民膏，着意建築自己的虛榮和權利慾。因了新的暴君，又有一群「革命軍」反抗新政府（這一群人都被解釋為流氓！）最後，新的一伙人又上台了，但換來的依然是野蠻的殺戮和暴力統治。

問題出在於位在南美的假想國「哥德圭」作者編造出來的「革命」，革命者的意圖在那裏。大家都知道，在拉丁美洲的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都非常落後，而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尤其美國的勢力）在該地插足很深。那麼；當地的人民起來革命，至少是為了以下的兩個原因，和解決這兩個問題——趕走帝國主義的勢力，及將社會推前一步，換句話說；便是必須徹底解放當地的工人和貧民，建立一個財產公有，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但片中的兩批（甚至第三個人——男主角）人，他們除了空洞的一句「為人民謀幸福」外，作者有試圖指出，推使他們要革命的更深刻原因嗎？沒有。並不是原作者疏忽了這點，而是；他故意地隱藏歷史發展的真相，他大聲疾呼地說：「所有革命都只是一個暴君換上另一個暴君。我們應該讓國家保持現狀，即管它存在着極端不平等的事物，我們也只應該和平地，坐以待斃地解決。任何的社會變革，使你的遭遇更不幸！」

這是一本好小說，這是最可靠的思想方法，因為牠完全符合了壓迫者的心聲。帝國主義者恰恰想說，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應該忍耐，因為拉丁美洲的每場革命都只是某個人的自私自心作祟！

英雄主義和大男人主義——

小時候的男主角已經懂得「男人是不哭的」。他已經知道「保護女性」是男人的使命。從他有生命的一天，他碰上的全部女性都是懦弱、可憐、富依賴性和絕對臣服於男人的。小時候，他救出了他的未婚妻，長大後，他徹底地征服了他所遇見的全部女性——世界上最富有的年輕女郎，寂寞富婆，潦倒的銀行家女兒……

甚至電影內每一個男角，不管他們是極度的無賴和無耻，「愚蠢」的女性都必定向他們獻上金錢、肉體和愛情。

在我們的社會，從幾千年前的奴隸社會制到今天，女性都是不平等社會下的天然受害者。在傳統的，統治者所傳播的意識中，女性無論如何都是低能的，她需要男性的蔭護，也必然地要服從男性——這就是女性的美德——女人是可愛的「動物」。

男主角不但能征服女性，他還征服每一個他遇見的人——不管男性女性，不論官職地位。因為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壓迫者理想中的典型，這必然比任何一個人高尚、優越、出眾、風流、愛國、愛人民！

我們生活在一個荒謬怪誕的社會，甚至連意識與思想也被扭曲成畸型的。

荒唐的享樂主義——

上流社會，大資本家的腦袋裏，沒有他們所製造給窮人的道德觀。他們擁有一切——金錢和權力，故此他們不害怕和顧慮任何事。男主角是一個大玩家，他追逐肉體和金錢，他的一生不會利用雙手勞動而獲取生活。在上流社會的層份裏，任何人不需要勞動便有億萬家財供揮霍。每個女人夢想被擁有高級流氓的懷裏，每一個男仕佩服這個同類。他們的關係是金錢、性慾。除此外，他們的世界並沒有愛情、同情心和正義感。他們生存只為了一個目的——盡情享受，盡情縱慾。作者說：男主角就是我們夢想中的英雄，你應該追隨他的生活方式。

「大冒險家」實在包羅萬有，倘若我們的下一代能看到這齣電影，他們必定很慶幸人類已經脫離一切人為的苦難，當他們為壓迫者賴以統治的全部形式而驚嘆：竟然有人會歌頌這一切腐朽頹而反動的生活哲學。

男主角是誰呢？他是統治者自己。資產階級已經聯成一綫，把自己的同類列為利益一致的，英雄的、流芳百世的大英雄。故此，你不難明白，為甚麼這電影的反動意識竟然這樣全面和「多姿多采」。

最後，這電影同樣使你難忘的，就是片內的大部份演員，特別男主角本身，都是面目呆滯，毫無演技的「演員」。

故此，我們更深刻的明白到，一整套流行的，惡毒的意識和觀念，也會賺得可觀的票房紀錄！

陳玲

# 危險的十七歲

奇士

這個年頭，是「踩社會」的年頭。收音機有藍領白領……電視有獅子山下、兩家人……因此，我們的電影也要「現實批判」的道路，染一染「踩社會」的色彩。有過一部叫成記茶樓的，有過一部叫應召女郎的，也有過一部叫撈女日記……「亞牛入城」後，又來個「亞福」，部部是「反映現實」，套套是「警世」的「踩社會」鉅片。如今，又是一部所謂「少女必看」的「成人電影」——危險的十七歲。

無論在廣告的字裏行間說過是如何如何有教育性的「性教育」電影，然而，骨子裏不外是染上了「踩社會」保護色的色情電影而已！本來，人生的悲劇來源——死亡、飢饉和性。性既然是其中之一，本是極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是，別具用心的人却不惜把這問題加以扭曲，賣弄色情，以廣招徠。三份之二是造愛鏡頭，冗長而無內容的說教，重覆又重覆的鏡頭，再加上不少的下流對白，便構成了「危」片的建築材料。這樣的一部電影，當然對藝術一詞是莫大的諷刺。明顯地導演絕沒有真誠探討問題的態度，只不過借此度橋而已。

的確，現在的青少年大多數的處境都十分危險，而歸根究底，還是這社會本身有意的造成此種危險！他們的危險，不單在性方面，最危險的，在於他們根本沒有懂得怎樣去成爲一個真正的「人」。他們的腦袋狹窄，對任何事都感覺麻木，沒所謂前境，沒所謂將來！「性」在他們的角度是發洩、是刺激、是逃避，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二人世界」是他們的「理想」，「若要解除束縛，就要着芒果牌牛仔褲」是他們的「生活」。真正的危險是不知道本身處境危險的危險！「危」片之所以危險是他給予錯誤的觀念，使人混亂、迷惑，因而不能察覺甚麼是真正的危險！更不知為何會產生危險！

黃色罪案的日增——我們可以說——色情電影、刊物和架步是他的父親。無聊、絕望、迷失是他的母親。然而，最重要的還是香港殖民地政府這一個接生婆！

差利



「野孩子」是一部由法國導演杜魯福根據真實故事所拍攝的電影。

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末，法國農村的叢林中，發現並捕獲了一個形如原始人，狀似猿猴類，以野果為食，以地洞為居的十二歲左右孩童，當時十分轟動巴黎。由於他不曾說話只會吼叫，聽覺遲鈍，只嗅覺靈敏，故被送去巴黎的聾啞兒童學院去；但在那裏只是當作怪物一般讓人參觀，及被其他兒童圍毆。

聾啞學院有二位教授對這個孩子的看法各有不同：其中一個認為這個孩子是先天性白痴，推測他兩三歲時曾經被人謀殺而棄置山林之中，理由是他的頸部近喉頭處有一疤痕；雖然現在回到文明的社會，但由于他的痴呆，故無法改造。另一位教授則認為這個孩子之所以又聾又啞，智力遲鈍是由于他長期以來脫離人類文明社會的生活所致，理由是他的生理結構和一般孩童無異；相信若加以時日，耐心教育，他一定能變回一個文明人。

於是那個教授便要求政府資助他帶那個孩子回家教育，政府答應只給他七個月時間訓練。教授便與管家一起教育野孩子，把他當作出生嬰兒一般開始教他穿衣，着鞋，用餐具，直立走路，均十分順利，然後訓練他的記性，悟性，說話，認字等，但這就遇到重重困難。

教授在教他取出用杯蓋着的食物，但很多時野孩子不留心；於是教授訓練他的聽覺，讓他聽音義，樂器的聲音，以一個他最易聽到的法文算作他的名字，以後他每逢聽到這名字都有反應。之後教授要他在喝水之前說出水字（因他喜歡水及他最易說法文水的字音），但不成功，教授常帶他到附近農村的朋友家中（因他太喜歡自然界之故），從而知道他喜歡牛奶，于是野孩子先說出牛奶字音，然後才給牛奶，但野孩子只是在得到牛奶才說，教授認為這是失敗，並感到自己的教授方法錯誤，于是由法文的基本字母發音開始教起。

由于發現他喜歡排列物件，教授便開始以看圖認物教他認字，起先要孩子依圖把物件拿來，但野孩子只胡亂放在枱上，後來教授改掛在黑板上，再後加上文字，野孩子均能排列正確，但當教授把圖案抹去！則野孩子便感到困難，並大「發脾氣」。正如管家所說，這是由于教授太過「心急」，每天給孩子的功課過於繁重。于是教授再恢復起初多帶他到郊外去，並改變教學方法，由字母排列開始教起，但當順序改變後，孩子又鬧情緒，于是教授開始以懲罪的方法（起初只有在做對的時候給以水喝作獎勵）。把他關進黑房，野孩子先還打鬥，但後來停下來了，並流出眼淚，開始第一次哭泣，並開始有感情了。之後，教學繼續進行，發展到孩子能看到文字而揀出物件。

教授為了訓練野孩子成爲文明而有道德的人，而不是只爲了害怕受罰，或希望得賞才做得正確的人。在一次野孩子揀出與文字相符的物件，而教授卻要把他關進黑房，但他極力反抗。這可以說是教授最成功之處，野孩子已成爲一個能辨別是非的文明人了。

起初，由于教授的性急及方法的錯誤，孩子的智慧進展很慢，政府曾經一度終止對其津貼，雖然教授遭受如此挫敗，但他仍沒有放棄，並設法改進他的教授方法，終於野孩子的努力有所進展，而政府不得不再給以津貼。從這裏看到一個真理，盡管起初不爲人所相信，但事實將會證明是正確的。

這個真實故事使我明白到到人的智力能力，只有在社會生活中逐漸獲得，而一定的思想性格，也只有有一定社會環境中形成的；正如野孩子自小孤獨地生活在樹林中，經常要與野獸搏鬥（從他身體上的幾十處傷痕可知）只有到樹上採野果為生或住地洞，變成野蠻人一般，但當回到文明的人類社會，加以適當的教育，一樣能成爲有感情（在聾啞學院時他受人圍毆也沒有哭泣），能辨是非的文明人。

又使我想到爲什麼香港有如此多青年罪犯，我完全相信只有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什麼樣的教育制度下，才會產生什麼樣思想性格的人。在香港這個殖民地社會，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一般，樣樣都是商品化，金錢第一，個人名利至上的社會，而教育制度又與社會制度相輔相乘，實行的是科舉制，只製造小部分優秀分子，因而做成同學讀書只爲個人前途，父母只想兒女讀好書，望將來有出頭之日，最少也能找到一分理想職業；若成績未如理想，便前途盡毀。一方面由于學校只灌輸書本上的知識，却又與實際生活脫節，另一方面由于升學學位有限，致使一般家庭環境較好的同學才能埋頭課本中，寄望將來的升學前途，而家庭環境較差的同學則看不到出路，畢業後到社會中工作，用不着這些書本知識，最現實不過是「搵錢」，而「搵錢」往往有很多捷徑，用不着讀這多年書，于是對學習提不起興趣，因而很容易受到社會不良風氣影響：如色情電影、刊物、賭博，吸毒等侵蝕而成爲問題青年，犯罪青年。

究竟讀書應該只是爲了個人前途而努力，還是更有遠大的目標：爲利用你的知識替將來造福人類、增進文明呢？我在中五那年與同學爭論的問題，我是堅持後者的意見，而我之所以有這意見，最初（在中學時候），由于我曾經數次留級，在數次痛苦經驗中，逐漸開始對只爲追求暫時分數，終日忙于應付考試的學習態度感到不滿，從而要尋求一條更遠大的出路，終於在看了一些講及讀書態度及教育制度的文章後，吸收了這個概念。現在到社會中工作了，雖只短短不足一年，但已體驗到這個意見並不是不可能達到的理想。不錯，在現今這個社會制度下，老板只爲了賺錢，才開廠，請工人，一旦經濟危機，訂單少，既利潤可取時，便大量除人及關廠。而工人則爲了生活，爲二餐一宿不得不到工廠洋行做既單調且煩悶的工作，一般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或甚至不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去造福社會，創造人類文明。但是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可以使人類根本可以不愁衣食，不需爲生活而工作，而只有這樣才能每人發揮其專長。可惜得很，科學往往用于毀滅人類的戰爭上，如核彈、越洲飛彈，火箭炮，化學武器，細菌戰爭，而這都是對軍火大財團的小部分人有利，可以賺大錢，却往往陷人民于痛苦生活之中。要消滅戰爭和罪惡，要創造社會文明，必須先要消滅這種只爲追求利潤，只爲少數人利益着想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我們也像野孩子一樣，在與外界社會生活完全隔絕的學校生活，已十多年了，現在一旦回到這個「文明」的社會裏，應該要逐漸培養自己觀察分析能力及辦事能力，只要回復我們的智慧能力，不但能成爲「文明」人，而且能看到社會中野蠻制度，並將這個不合理制度改變。





### 待旦初記

香港最後的文學會

爾城

如果不是因為仍有幾位熱心政治上作戰既又熱心文學的朋友，筆者不打算再寫這一類勞什子的專欄，像我的不長進朋友們在那個號稱大型的文學會所宣揚：『在香港辦設文學會……主要可以聯絡一些對文學有興趣的人，聚在一起共同欣賞和創作，可能的話，出版一份固定的刊物……有沒標榜某些路線和口號？可以說是沒有。有的就只是欣賞和創作，特別是後者。口號和路線只不過是一些壓抑人的東西。我們是因為對文學發生興趣才走在在一起的，個人絕對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是不能強迫和指定劃一的路線和口號的……』，以上一堆花巧說話，發自一群攪文學幾十年光景的人口中，實在合該掌咀。

十年前，因文而聚，結社立旨的少年文學仰慕和學習者，胡塗出如是一番門面話還勉強

可以。正是大家都年輕而頭腦簡單，總之胸臆間有股所謂朦朧的意念要表達，要舒發，青春思潮澎湃，沒有人認真注意到那幫小伙子會立甚麼大志，文壇上的老成動物也覺得過從敷衍，所以，說穿了，那日子，大家只懂得多幾個華詞麗藻，練多幾類體裁格式，搬弄多幾個中外文學史內的作者名稱主義派別而已！囫圇吞棗有之，虛應學養有之，裝模作樣更有之！真的，都是叫人赤顏至現在的事。

長年的友情而沒有共同進步只有使彼此感到膩滯和嘆息，筆者這群文學會的朋友，看似執正了本港新一代文壇的牛耳，但骨子裏，不務實業遊蕩歲月有人；編寫電視下等鬧劇，在失業不景氣中編出鬼馬××一類麻木現實的電影劇本有人；在電台鼓吹享樂文化有人；在報章寫專欄介紹享樂生活方式有人；胡混於填鴨教育行列有人；文學界鴛鴦電影雙雙而出有人；為黃色雜誌翻譯外文有人；搜書翻版圖利有人；喝『回去攪你的革命』有人；如此群像，真的會為香港打開一個新文學局面嗎？雖然，今時今日，即如肆魚相濡以沫，抽一個空間來盡一些往日未了的情緒，論說說藝，但仍不能夠惹筆者同情的。因為，一則認命，一則戰鬥！文學也是生活的具體呈現，我們是生

活在怎樣地好一個殖民政府統治下的社會，濃毒四溢，剝削壓榨，人心麻木，下賤的永遠下賤，無告的繼續無告，這個社會固然必須發生革命徹底傾覆，文學在此一情況下仍然不卻有所作為嗎？還是著重一小撮人的『欣賞和創作，並視為賞心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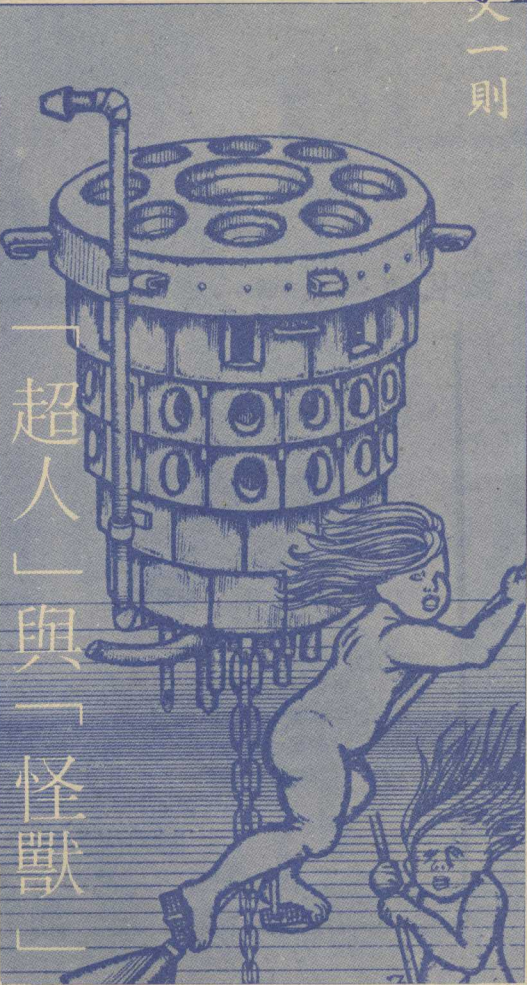
他們都會是筆者尊敬和愛護過的朋友，他們大有把握將創作的注視力轉向更廣大的民衆生活層面，揭開時代的畫皮，投身到反殖的陣營中担負起文學一面的戰鬥。

廣義地說，沒有任何劃時代的文學創作不涉及政治意識的。換句話說，他們現時總括的表現是不覺地陷入了統治者的本意，弄小圈子的清高生活方式，他們每個人都孤立的，反正每個人現實生活遭受危機時，心靈遭遇困境時，彼此幫不了任何一方。因為這是『個人問題』。每個人按時聚會，宣讀他們的『沙龍』作品，享受忘卻外世的兀奮的一刻『文學沙龍』時光，表現出不折不屈的有階級的貴遊氣派。無異問他們與真正劃時代的文學沾不了邊。

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的人才不再是他們一類了，而是更廣泛階級基礎的年輕人，寫出他們身旁的生活際遇，探討他們處身的問題，容或揭露，再而批判！

### 經文一則

無的



### 「超人」與「怪獸」

(一) 超人的構成

上帝在做「超人」時，為了給予他無比的能力，於是上帝說超人可以隨風而變，變得比本身大幾倍，上帝又說超人的聲音可以像雷聲般的响，超人的眼神像電般的亮，上帝這樣一說，超人便有了這樣的能力。

不變時的超人，是一個面白肌柔的美少年，上帝還給超人送來香風，只要超人隨風而過的地方，都會留下餘香，上帝常常把超人擁到懷裏，輕撫他的肌膚說道：『這是一個多麼美的構成呀！』

(二) 怪獸的構成

怪獸的本形由於是「蜘蛛」與「百足」的混體關係，故此牠要像百足般的爬行，又要像蜘蛛般的結網，怪獸結的網充滿毒液，而且臭味深濃，這種臭味是上帝故意安排的，否則，上帝會輕易忙記什麼叫做香。關於四肢五官，怪獸一樣具備，問題是怪獸的臉是蜘蛛樣的，身軀是一半蜘蛛一半百足，下盤當然就是百足的構造。

關於怪獸的生存意義，上帝曾經這樣說過：『牠

是為被奴役而生的，這是一個多麼罪惡的構成呀！』

怪獸要為超人的生活而勞役一切，牠採盡大地間的花采嫩蕊，為的是以供超人美食之用，而自己嗎？就僅僅獲得殘毀的枝葉，可是，超人從來就未感滿足，並因此而發明了「浪費」，他把吃剩的嫩蕊要怪獸結成諸色的花環，或把它掛在頭上，或把它拋進風的懷抱裏，紅一天的美意呀！紫一天的光輝呀！這就教超人得到近乎麻醉的歡樂！而這歡樂又與「不勞而獲」那觀念互相補充。

可是，縱使是麻醉的歡樂總也不能使超人感到絢爛的開脫，或者，他的血液之中，不特流着上帝的靈的自戀、貪慾與奢侈，兼且還因對怪獸的支配特權而構成了嗜虐的狂性，超人的脾氣日漸變得煩燥，遇着偶爾的不快時，他就隨風變身，用電光、用雷鳴去攻擊怪獸、去折磨怪獸，越是這樣，超人就越感到暢美難言。他對怪獸說：『怪獸呀！幹你的勞役吧！上帝是因為我的無需勞役而創造你的，故此，幹你的勞役去吧！』於是，怪獸不特終日要為超人的美食而採蕊，兼且要以雙倍的工作量進行……可是，當初上帝創造萬物時，並未有固定了牠們於某個時空，故此一切突如其來的變化，都並不是上帝所能預料的，也更不是上帝的法力所能挽回的。怪獸的採蕊量不停地以兩倍、三倍甚或是四倍地進行，天地間的花蕊看來快被採光了，而超人所得的僅是其中的少量吧了，至於因浪費和剩餘過久所致枯槁的嫩蕊倒還是大量的，另一方面，花朵的生長率往往跟不上怪獸的採摘率，故此當已採的蕊消耗一空而待生的蕊又未滋長時，超人將面臨餓死的危機，可是向以天神自居的超人，他從來就不察覺這些，他只曉得常地把上帝遺傳給他的一切，包括自戀、貪慾、奢侈與虐待。

上帝當初創造怪獸時，為了使牠聽懂超人的命令，故此也賦予了牠以思想，不過，這種思想倒是充滿限制的，例如「你既比不上超人的美，就該為他勞役

吧！』此外，自卑、魯鈍與脆弱等因子都在怪獸的血脈裏滾動着，上帝賜超人以花蕊，但卻賜怪獸以枯枝，怪獸僅有嚇人的外貌，但卻沒有欺人的本領，世界上任何不幸的事，上帝都把它放進一個包裹裏，然後讓怪獸恆常地背着，不過，怪獸的性情卻是溫馴的，也只有這樣，牠才能忠誠地接受超人那永無終止的呼喝。

上帝的安排看似是最為完滿不過，可是，怪獸內心的演變卻因上帝的忽視而忘掉了。

怪獸想着、想着：『這勞役、這不幸都該是我應得的嗎？』漸漸這念頭像晨霧地發散開來，怪獸因採蕊量的增加而越感軀體痛苦，那永無休止的勞役動搖了怪獸的天賦「忠誠」，這時，蜘蛛來告訴牠：『反抗吧！怪獸』，百足來告訴牠：『反抗吧！怪獸』，甚至蛇也來告訴牠：『反抗吧！怪獸』，事實，怪獸也察覺到花蕊快採光了，超人也將有餓死的危機，可是牠那「善良」的心促使牠向超人提出勸告，可是除了換來一番毒打外便沒有其他，憤怒的怪獸至此再不「忠誠」下去了，火山為牠而爆發，海嘯為牠掀騰，一切一切都反乎上帝當初的安排，怪獸停止勞役，與蜘蛛、百足、蛇、火山與海嘯歡樂地歌舞着……怪獸因為過度的醜陋才掌握着美，這該不是上帝的造物邏輯吧！

(三) 毀滅與被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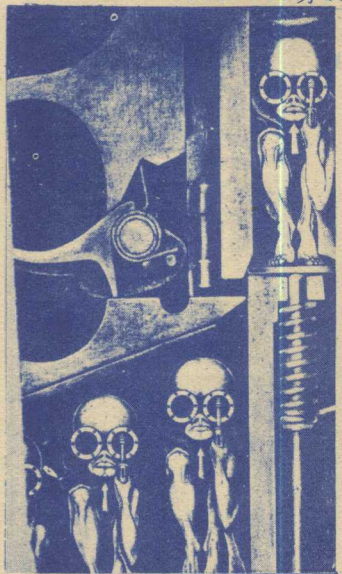
怪獸的背叛很快傳到上帝的靈去，兼且使上帝驚訝不少，他向超人命令說：『超人呀！牠們都是世上的邪惡，就用你正義的變身把牠們毀滅吧！』於是超人隨風變身，用他無比的威力平服了海嘯和溶岩，也把蜘蛛、百足和蛇織服，最後還把怪獸趕向無際的海洋。

怪獸想着、想着：『超人不會白白地把我毀滅，他還需要我替他勞役哩！可是理解的死該是快樂的死吧！』於是牠躍進海洋的深處，把自己活活地毀滅了。

超人從來沒想像過怪獸會有這樣的勇氣，他呆住了，當然他沒有細想下去，只知道上帝不是曾經說過：『正義必然戰勝邪惡的嗎？』

怪獸死後，超人的生活越來越顯得單調，他吃着怪獸採來的餘糧，至此，超人甚至不覺得自己美，也不覺得自己威力無邊，往日的摧殘如今已被噩死所取代了，而事實，過了某段時日，超人果因花蕊的耗盡而飢餓身亡，死時的超人沒理解什麼，那該是悲哀的死吧！

上帝把一切都看在眼內，可是他沒有表示什麼，事實一切的演變都不是他底法力所能挽回的。上帝的靈再次行在湖面上，他偶爾看見水波的倒影，那神，那上帝僅是一個空空的軀殼而已，而在軀殼之內又包涵着超人與怪獸，這機構就是如此而已，上帝是形式的祭品。經文上的記載，僅此而已！



這是你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一份刊物嗎？我們報導學生、工人和婦女、等等的狀況。我們評述全世界各地工人勞苦大眾的反壓迫訊息……最重要是，我們並非超然事外，我們站在一切受壓迫的人們那一面。

我們也有文藝創作、電影、生活和思想版……

我們所刊登的每一篇文章，都與每一個青年人息息相關。

現在就定閱吧！

定閱費用

介紹性定閱：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定閱：四元（請以郵票付費）

姓名：

地址：

通訊處：九龍新蒲崗崇齡街八十五號崇齡大廈B座十五樓六室  
電話：K-211103

# 定閱

# 我有賤婢出賣——女皇巡港有感

我有賤婢  
黑髮烏絲  
鵝蛋兒面

白天鎖着她的手  
黑夜拖着她的頭

我有賤婢  
冰涼眼  
笑面皮

鎖着的手柔冷  
拖着頭滿粉

謝非道上  
旺角街頭  
賤賣賤婢

我有賤婢  
獻上女皇駕臨之日  
報紙先生們  
電台先生們  
她比你們更曉得跪拜  
她的心更容易收買

報紙先生們  
電台先生們  
你們却把她強姦  
荖灣的牌樓  
天星的氣球  
塗滿她處女的血

斑斑的血水  
還結成煙花  
祈求女皇的唾沫  
吐滿你們奴才的臉

唐生說  
花果飄零  
可憐是白蝶  
殘景留連  
無力掙脫  
紅花的脂粉  
脂粉上的冷月

白天我遂鎖着  
黑夜我遂躲着  
我自己的良心

我怕見我的女兒  
黑髮烏絲  
鵝蛋兒面  
我會親手細她  
獻上女皇駕臨之日  
(那婆娘令我心傷)

山中 寫於五月四日  
一九七五  
(註：唐生，唐君毅先生)



## 窗內●窗外●小販區

飄曳着一匹溢瀉的燈球  
而人是展撲的飛蛾  
貪婪的往上攀看  
是一個炫眼的夢  
一串項鍊  
燈下  
一個大千世界  
小販的樂園 喧嘩着  
不同的黃色  
不同的叫賣打價聲  
縱然如綜錯亂雜的流水  
却朝着一定的瀝處  
那金錢的賣弄  
血售賣的場所

——寫於一夜  
室息的空間下  
雪中松

## 大魚吃小魚—— 寫於印度吞併錫金之後

葬身血口了！纖麗的金魚  
葬於患了胃病和性病的  
那一尾龐然的印度之腹……

當她懷孕着膨脹的空氣  
印度那個鯨(妹)子必定潰爛！  
錫金，魚鱗堅貞就會浮升，  
妳是不會永遠沉埋下去的。

### 跳蚤

小型巴士車廂裏  
我坐着，癢癢的，忍受  
跳蚤咬地跳蚤  
無孔不入無所不在  
跳蚤這吸血鬼的噬齒  
掉頭處，小型巴士  
排好隊，癢癢的，輪候  
跳蚤咬地跳蚤  
無堅不摧無車不咬  
跳蚤這寄生蟲的吸吮

### 蝴蝶

派頭很勁的那一隻蝴蝶  
(看見了沒有?) 神采飛揚  
倒也有心為花朵謀福利呢  
哼 暴發以前是條毛蟲  
(你真的不知道?) 像癩痢狗  
一樣乞人憎；是吃葉起家的

冷雨 七五、四、二十